

清初山阳阎修龄交游考

薛方媛¹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清初山阳遗民阎修龄为望社主盟,平生交游广泛,人数众多。其交游对象就身份而言,可分为三类。有望社群从如张养重、靳应升、邱象升、象随兄弟,未加入望社的遗民名流如阎尔梅、万寿祺、方文、杜濬、魏禧、魏礼兄弟,还有出仕清朝的诗文名家如毛奇龄、陈维崧、李楷、钱谦益、龚鼎孳等。阎修龄创建望社,以眷西堂为中心的雅集交游,促进了山阳与扬州、金陵等不同地域遗民间的文学交流,推动了山阳文坛的繁荣。虽然阎修龄诗词文集已经散佚,作为淮海地域遗民诗群重要的组织者,其在清初诗史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清初山阳诗坛 阎修龄 望社 眷西堂雅集 交游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7)05-0125-08

阎修龄(1617—1687),字再彭、号容庵、别号牛叟、晚号丹荔老人,祖籍山西太原。明正德年间,五世祖阎居闇以“业盐”故举族南迁至山阳。适逢明中期盐法改制,开中折色制的实施使得大量晋、陕边商内迁至淮扬盐区,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阎氏一族自此成为山阳的高门大户。嘉庆《江都县续志》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群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举历二百余年。”^[1]由此可知阎氏凭盐商起家,后学以商籍科举入仕的家世背景。阎修龄父阎世科,万历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子阎若璩为清初朴学大师。

崇祯八年,阎修龄以商籍入淮安府学为诸生。早年师事江南大儒黄道周,著有诗文名。甲申变后,弃诸生,遁迹白马湖滨,筑一蒲庵。顺治四年,与张养重、靳应升结望社,互相唱和,名溢江南北。阎修龄交游广泛,友朋遍及社内外。所著有《秋舫》《冬涉》《影阁》诸诗集,《红鸥亭词》又与靳应升、张养重三子合刻《秋心集》,惜已散佚不存。严迪昌先生《清诗史》中考述:“阎修龄诗大多已失传于世。……据其(吴玉搢)在《(山阳)志遗》卷三说,阎牛叟诗‘即其后人亦不复藏有只字。余从旧人选本及书画册子上录得二十余首,见一斑矣。’”^{[2]110} 现可见者,为丁晏辑,王锡祺重编《山阳诗征》卷十所存修龄诗三十二首^{[3]*}。阎修龄诗词文集散佚和身后文名不彰致使现有研究较为薄弱,也给本文的展开带来一定困难。然著作失传并不能湮没阎修龄在清初淮安文坛的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今佐藉其友人诗文书集、年谱方志等文献资料,考索阎修龄在望社及淮安文坛中的交游,发掘其文学创作、人际轨迹、思想心态与人格精神。以阎修龄为核心,将其交游圈中有代表性的文人分为望社成员、未加入望社的明遗民和出仕新朝的诗文名家三类,分别予以稽考,以期还原以阎修龄为中心的清初淮安遗民诗群的交游面貌,补充和展现淮安这一“遗民密集的文化‘场’”^{[2]97}生态。

一、望社中的行吟唱和

自晚明结社之风兴盛以来,虽历沧桑鼎革,其风不减,以致清廷在顺治九年严禁结社。此前顺治四年的山阳,已有阎修龄、张养重和靳应升三子“结世外交”,合刻《秋心集》,成立望社。望社成立尤早于其他遗民社团。其兴衰始末正如望社成员邱象随在《淮安诗城·凡例》云:

作者简介:薛方媛(1990—),女,陕西榆林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自茶坡诸君子当干戈抢攘之际,肇兴望社。及曙戒余弟兄在跋涉流离之余,唱和西轩,其初盛也。嗣与伯玉、阶六、友龙、腹老诸公会猎,则吾社凡出处二十有四人,风雨晦明,刻期毋失,以是远迹同声,其再盛也。今社仍以望名,亦从始云^[3]。

从这段记载大致可知望社先后经历了肇兴期、初盛期、再盛期和衰落期。阎修龄作为望社肇始人之一,周旋操持社中的各项事务,为清初山阳遗民群众的重要组织者。阎氏为山阳世家大族,家产丰厚,在山阳新城有眷西堂、金石度、嘉树轩,平湖桥西岸有一蒲庵、影阁、鹳巢、鹤墩,又西数里有饮牛草堂^{[4]558}。此数所在阎修龄及友人诗文中多有出现,尤以眷西堂和一蒲庵为多,是望社社集唱和之地,“名流老辈来访,下榻嘉树轩,或留止经年,或数月”^{[5]553},从中可窥见当时交友盛况,经年数月的留宿有赖于阎家雄厚的家资。从阎修龄交友的社友可知,其在望社中的行吟唱和主要集中在肇兴期及初盛期。过从密切者,有张养重、靳应升、邱象随、象升昆仲诸位社友,其中尤与张养重交厚。

张养重(1617-1680),字斗瞻、号虞山、虞山逸民、椰冠道人,清初山阳诗坛耆宿,诗作由同社邱象升刊刻印行为《古调堂集》上下卷。其诗膺誉甚隆,丁晏《柘塘脞录》曰:“唐宋以后吾乡诗人,当以虞山为第一。”^[6]张养重在明亡后隐居湖滨,一门高隐,不治产业,家贫乃至四处索米。曾随邱象升左迁至海南,入其麾下为幕僚清客,凭故人所供禄米抚育家小。处世艰难,守己固穷,行迹四方,故而赋到沧桑,得享“海内才名四十年”^[7](《哭张虞山》)。

张养重与阎修龄出生同年,弱冠时即订为白首交,志同道合。甲申变后,更结为世外交,在城外白马湖滨的一蒲庵结社行吟。顺治六年,张养重一家人先是为清兵所驱,后旧宅遭水淹没,携家小迁居至阎修龄之饮牛草堂,有《饮牛招饮》一首,序曰:“己丑,予赋《鹳巢》。再彭招隐饮牛草堂,堂在一蒲庵西数里。”^[6]阎修龄不仅在精神上与张养重同守遗民气节,互相砥砺,在生活中也能雪中送炭,解友人燃眉之急。张养重《古调堂集》有《适燕助装》一首,记其欲出游至燕地,苦无旅资,阎修龄则慷慨赠送画卷,助其出行。在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这三年里,张养重与阎修龄曾三次偕同出游至镇江。修龄诗中有《月华山西眺》一首,月华山即位于镇江,此次出游应是和张养重偕行。

阎、张二人同为望社主盟,在社集中多有合作。《古调堂集》有《春日张水部招游江南留别同社》一首,后为王士禛所激赏,在当时流播甚广。中有名句“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4]520},虽脱胎自唐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一句,却能入古人堂奥,不着痕迹,妙觉生新。由诗题可知此诗为望社社集之作,阎修龄亦有赠别诗《送张虞山之江南,用虞山渡江留别同社韵》一首进行唱和。“南楼”点明了社集聚会之地,在望社社友张新标之曲江园西南的曲江楼。之所以称曲江楼为南楼,一以其地处园林西南,二是唐张九龄贬谪荆州时常登南门城楼远眺长江,著有《曲江集》,后世故称此地南门城楼为曲江楼。此处虞山诗用“南楼”代指曲江楼,既避显豁,又增文化底蕴。

望社的正式集会通常在文化意义鲜明的传统节日举行,不独在“望”日。有明确记载阎、张两人共同出席社集的活动,仅见“九日淮郡庠尊经阁登高”一事。其余因阎修龄诗歌佚失而难以确考。不过,诸如张养重诗集中所载《雨后社集僧楼,明日余先归》《早春集茶坡草堂喜赵孟迁适至留饮》,阎修龄诗作《暮春社集一蒲庵兼送李雉升之金陵》中提及的社集,想必由两人共同参与主持。

社集之外,两人亦有偕同出游之作。仅在淮安一地,可考交友即有同游杨氏园、湖心寺、一蒲庵、东湖、城西等事,如张养重诗作《再彭招同茶坡杨氏园看桃花》《初冬同再彭湖心寺观涨》《春夕过一蒲庵次万年少韵》《庵居呈再彭四首》《再彭集东湖送方尔止游山左》《与再彭城西放舟》《初春访冰士上人和再彭》诸诗^[6]。另张养重有《寓中雨夜怀茶坡》中,有“起呼饮牛叟,江南非久羁”一句,此处饮牛叟指阎修龄。阎诗有《寓崇福观雨后夜怀靳茶坡》,两首诗从题目到内容有多处契合,应为两人偕同出游江南茅山崇福观之作。他解误认为是山西太原晋祠附近的崇福观,为考证不详之谬^[8]。

阎修龄诗文集散佚,致使行迹难以稽考,仅凭点检友人诗文集未能窥得全貌。然就其与张养重之交游,亦可确认阎氏在望社中确实担任祭酒一职。在张养重诗作题目中多次出现“再彭招同”“再彭集”等字眼,可见阎修龄不仅为社集提供集会场所,负责宴饮,在日常交游中亦起到招饮、迎来送往的领导作用。严迪昌在《清诗史》中论及领袖式人物的影响和作用时有语:“无论

在学术抑或是在文学的领域内影响和作用,最突出的是团聚号召力,其对养成或开创一种风气的推促能量,往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110]} 阎修龄身后文名的湮没使得诸多与望社相关的研究中将其泯为众人,未能充分认识、如实反映出阎修龄在望社的盟主地位。阎、张两盟主的密切交游,不仅巩固友谊,激发两人的诗词创作,同时引领和活跃了望社的诗文化活动。

靳应升(1605-1663),字璧星、号茶坡、茶坡樵子。明末岁贡生,为望社三盟主之一,淮安诗坛宿望,李元庚在《望社姓氏考》中称:“淮安诗复盛,后学能诗者,半出其门,继往开来,有功於诗教,不可泯也。”^[3] 修龄子阎若璩早年即受业其门下。靳应升有茶坡草堂,亦是望社社集场所。鼎革后,以遗民自任,与望社诸子相唱和,互相砥砺。与阎修龄、张养重合刻《秋心集》,邱象升为之序:“怨尤不形于色,愁叹不见于声,与物无忤,绝口不及理乱。”^[9] 然在顺治十三年,靳应升未能抵住清廷的高压,被迫进京应试,未能保全遗民气节。

靳、阎二人日常交游考见于诗者不多。靳应升有诗《冬日恹道生含万、梁公狄、张虞山、胡天放、吴姬望饮再彭斋中,分得“茶”字》,为冬日在阎修龄寓所集会所赋诗,座中张虞山、胡天放皆为望社社友,又有《雨后阎再彭招同杜于皇泛舟》一诗。阎修龄诗作中提及靳应升有《王默生、靳茶坡、张虞山过访一蒲庵》《寓崇祯观雨后夜怀靳茶坡》两首,皆载于《山阳诗征》。由诗题可见,与靳应升、阎修龄交游者,除望社社友外,还有恹含万、梁以樟、吴璜、杜濬等清初著名遗民。

考索望社三盟主之间的交游可见,清初的望社,在初始阶段,其性质更接近于遗民社团。无论是社友还是往来过从的友人,以遗民居多。其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文网日密,后期社友参与科举者渐多,望社由遗民诗社逐渐转变为纯粹的诗文社。

在望社转变性质的过程中,山阳邱象升、邱象随兄弟作用最大。《淮安诗城·凡例》中所云“唱和西轩”,为望社初盛期,即是在邱氏兄弟的主持下进行社集唱和。清初邱氏一族积极与清廷合作,故而待遇优渥,一跃而为山阳大户。邱氏一门雅好诗文,尤以象升、象随二兄弟为最著,“扬挖风雅,主淮南北坛坫者数十年”^[10]。

邱象升(1629-1689),字曙戒,顺治十二年进士,授编修,官历琼州府、武昌府通判、大理寺左寺副,有《南斋诗集》。邱象随,字季贞,康熙十八年应召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有《西轩纪年集》。

顺治十七年,邱象升由翰林贬谪为琼州别驾,先归里,次年前去赴任。在淮安与望社诸子先后在放生池、湖西楼皆有社集唱和。十八年,邱象升从淮安出发,聘张养重为幕僚,一路有众多诗友送行。二人南行至苏州虎丘,遇阎修龄、阎若璩父子。此次虎丘集会,金圣叹有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邱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石轩,欢饮达旦,绝句记之》,又有《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11]两首,也为同时期所作。张养重有诗《粤游春别》,序曰:“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邱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校书。”^[6] 此数首诗题及序对读可证,顺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阎修龄及子若璩在苏州光福镇观梅,游邓尉、玄墓,因思念故园梅花欲返乡,后同金圣叹、姚山期因雨滞留虎丘数日,本欲于二月廿三日作别,忽逢邱象升、象随和张养重南行至此,特来拜访,数人在虎丘卧石轩通宵达旦饮酒赋诗。邱象升一生跋涉流离,居乡时日不多,故而与阎修龄殊少唱和。其弟象随里居与修龄多有交游,《西轩诗集》有《题阎牛叟眷西堂二首》《七夕同姚山期贻靳茶坡、阎牛叟》^[12]等诗。

二、明遗民的桴鼓相应

阎修龄作为清初淮安地区遗民群众的社事祭酒,主持望社,行谊甚高,与清初众多著名遗民皆有交游。盐商家世提供了丰厚家资,身处淮安有沟通南北的地理优势,又有闭户却扫的清名,这些有利因素使得阎修龄能对过淮下榻的遗民施以援手,助其庇藏。阎修龄子若璩的年谱中有“名流老辈来访,下榻嘉树轩,或留止经年或数月”^{[5][553]}之语,可见阎修龄寓所如眷西堂、嘉树轩、一蒲庵,确已成为庇护遗民志士的风雨茅庐。据《山阳诗征》载:

先生沧桑后隐居白马湖,与同里茶坡、虞山诸人结望社相唱和,风雅之士一时翕集。如黄冈杜茶村、太原傅青主、南昌王于一、宁都魏叔子、临清倪天章、徐州万年少、阎古古,皆下榻相待,飞觞拈韵,为南北词流所宗,不减玉山雅集之盛,于世味泊如也^[6]。

此处简要列出了数名与修龄过从往来的遗民,实际人数远不止此。玉山雅集为元末昆山豪富顾瑛于其玉山草堂举办的文酒之会,群贤毕至,影响深远。以“不减玉山雅集之盛”来揄扬眷西堂雅集,可想当日共襄盛举的风尚。参与过从的遗民近则来自金陵、徐州,远及秦晋、江西宁都,可见阎修龄在清初遗民群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下面择取未加入望社,又与阎修龄有过诗文赠和的重要遗民,勾勒考述其交游,展现淮安遗民群众声气相通、同袍一心的交游面貌。

阎氏为山阳世家,声名显赫。修龄父阎世科在明末选择投簪归隐的出路。阎父平生与黄宗羲、阎尔梅有交谊,在其身后由阎修龄请黄宗羲作《参议阎公神道碑铭》,中述阎世科与阎尔梅论兵事。阎尔梅又作《跋黄石斋为阎礪楚墓志》,黄石斋为修龄师黄道周。可见黄宗羲、阎尔梅与山阳阎氏为世交,阎尔梅所在的沛县阎氏与山阳阎氏本属山西太原同宗,故而阎尔梅在遁走淮上时屡过修龄宅下榻。康熙元年九月,阎尔梅由扬州至淮安,“故交若阎再彭、胡天放、吴姬望、张鞠存之流毕会于是。”^[13]此时阎尔梅已年届六十,自吴门游云间、太仓,一路北行归乡,至淮与寓居淮安的遗民名流宴集,这是其平生最后一次至淮。阎尔梅是淮海遗民群从中的奇杰之士,交游范围广阔,足迹遍布中原及东南数十省,在其《白茸山人诗集》中有《阎再彭招饮放生池,同张虞山、靳茶坡限韵》^[14]一诗,揭示出阎尔梅与望社三主盟的交游。望社僻处山阳,通过阎尔梅勾连着江南江北各地的遗民耆宿,互通声气。

淮海遗民诗群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徐州万寿祺在清初避地淮安,筑隰西草堂。此期顾炎武于顺治八年秋至淮,与万寿祺订交。越明年,万氏聘归庄往淮安为其子执教。万寿祺、顾炎武、归庄三人避难淮安,却少不了“视天画地”,与当地遗民群从交游,联络各地遗民,志图恢复。万寿祺与望社诸子结为密友,在其《隰西草堂诗集》中并不多见唱和诗作留存,但张养重有《春夕过一蒲庵次万年少韵》^[6]一首,证实万年少确实在阎修龄的一蒲庵与望社诸子往来唱和。望社盟主靳应升与万寿祺知音之感深切,有《隰西草堂》《哭万年少》等诗。

在万寿祺、顾炎武、归庄等矢志恢复的义士之外,更多的遗民选择了归隐逃禅,行医卖卜,寄情诗酒的人生道路。这些遗民与望社诸子行藏相近,故而交游更为密切,其中尤以桐城方文、金陵杜濬、宁都魏禧与阎修龄交游较多。

方文入清后以行医卖卜为生,游食四方,广泛结交遗民。顺治十三年后屡过淮上,与望社诸子订交。其在山阳的行迹可从《湖嘴漫兴》七绝二首中见出:

久客长淮莫怨嗟,尚余诗酒作生涯。狂吟痛饮之何处,不是阎家即范家。

眷西堂不恼人过,幽草轩能召客多。最是难忘可怜夜,红儿歌罢雪儿歌^[15]。

方文久客淮安,频过阎修龄眷西堂、范良幽草轩,进行诗酒唱和,相交深厚。为修龄题眷西堂,“堂以眷西名,宁唯念所生”,不仅道出此堂所以名“眷西”之意,并直陈“釜破鱼谁溉,岐荒凤不鸣”,流露出遗民间声气相通的悲鸣。又在另一首《嘉树行为阎牛叟赋》中直抒胸臆地激赏:“我爱饮牛叟,频过嘉树轩。”^[15]嘉树轩得名于修龄父手植银杏,此树不知何故枯萎,而又复荣。修龄召客置酒树下,方文因而为赋此诗,称道“盛极有时剥,剥极复还元。世运苟如此,吾衰何足论”^[15],透过银杏树荣衰之事的理趣来慰藉内心的深情哀苦。方文与阎修龄乔梓皆有交游。《一蒲庵访阎百诗夜话》中述方文为阎若璩诗集作序之事。康熙元年,方文至淮,张养重有诗《再彭集东湖送方尔止游山东》,这是由阎修龄主持的东湖集会,特意为方文送行。

杜濬自崇祯七年起长期寓居金陵,屡次过淮,下榻阎修龄眷西堂,参与雅集。与望社张养重、靳应升、倪之煌、陈台孙皆有交游。修龄有诗《喜郑掌和、梅勺司、杜苍略见访》,记述冬日清晨杜濬等三子踏雪过访一蒲庵之事。又有《走别张文寺、杜于皇、

苍略,因登鸡鸣山》一诗,为修龄走访杜濬等寓居金陵的遗民所记:

雪霁人归急,踟蹰别友生。冲风寻钓港,匹马向台城。

庙阙非前代,山川叹远征。太平堤柳在,萧飒不胜情^[6]。

张文寺,名可仕、字文寺、文峙,金陵遗民。杜苍略,名芥,为杜濬弟,明亡后与兄避乱居金陵。修龄在雪霁后踟蹰不舍得与杜濬等告别,独骑驶向台城,即位于鸡鸣寺南的旧朝宫阙,又登上鸡鸣山,瞻仰缅怀前代遗迹。

江西宁都三魏中的魏禧、魏礼昆仲与阎修龄皆有交游。据张穆所撰的阎若璩年谱载,“所交尽海内名流,如李天虚、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则、王于一、魏冰叔昆弟。时过淮必主其家,辄留止。”^{[5]567}此处是赞扬阎若璩生长世胄,所交尽名流之辈,事实上,这些珍贵的交谊皆本自父辈的经营。魏禧,字冰叔,其弟魏礼。魏冰叔昆弟过淮则必留止修龄眷西堂,与其雅集,此为阎若璩少时亲见。年谱中还收录了魏礼次子魏世倬的文集中所记载的阎、魏两家的世交情况:“阎再彭七十寿序,家大人曾与先生相见,而先生令子同宿于清江浦上。时倬甫十岁耳,辄知先生父子。”^{[5]567}因世交之谊,两家关系密切,康熙十六年,魏禧客扬州时还应阎修龄之请为作《阎氏本支录叙》^[16],传其谱系。

同样籍属江西的遗民王猷定(1598-1662),字于一,明亡后寓居西湖僧舍,以诗文、书法自娱,与遗民交游,至淮亦寓居修龄宅雅集唱和。王猷定《四照堂集》载其久居修龄嘉树轩之事:“余己亥七月十一至淮,寓嘉树轩八十日,与阎子百诗言诗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遇快意伤心之事,或放言或寓言,有不能言者歌哭以代之。”^[17]己亥年为顺治十六年,其时王猷定年岁已至暮年,而阎若璩年方廿三,两人可谓忘年交。能寓居阎宅时日近三月,可见王猷定与阎修龄乔梓交谊深厚。王猷定晚年旅居江淮,鬻文为生,卒客死扬州而无钱置办棺殓,阎若璩亲至扬州为其经营后事。此事为扬州孙枝蔚所鼓扬,在《溉堂集》中有《阎百诗自淮之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经营归棹,感其古谊赠其诗》^[18]。孙枝蔚,字豹、号溉堂,陕西三原人,明末流寓扬州经营盐业,雅好诗文,后弃商读书,以诗名世,与扬州文人酬唱庚续,交游广泛。孙枝蔚与阎修龄交谊仅见《溉堂集》中有五言律诗十首,诗题称《清明日阎再彭携歌童泛舟城北,取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为韵》^[18]。此事在阎若璩年谱中也有所载,为康熙癸卯年清明日,阎修龄在扬州城北泛舟游览^{[5]582}。与孙枝蔚行迹相似,籍属关中而平生多在江南江北经营,与阎修龄有过交谊的还有“关中三友”之一的王弘撰。王弘撰,号山史,陕西华阴人。明亡不仕,屡游江南,意图有所经营,与顾炎武、余怀,修龄子若璩友善。作《阎处士修龄传》称:“吾不识君而善君之子。盖君之志行高洁,疾流俗若浼,不为事务所纠缠。闻之熟矣。”^[19]王弘撰虽未与修龄有过直接交往,却能为传而详述其平生事迹,赞其品性高洁。同样的,与阎修龄以文字交的有浙东遗民李鄴嗣。李鄴嗣,号杲堂,编《甬上耆旧集》,搜罗文献,张扬甬上风气,经营“南湖九子社”,其名著,故而阎修龄在六十一寿时特向李鄴嗣索文:“今若璩方遍征当世名士之文,以为为寿。而再彭独手书致吾乡太白嘯公,唯慕得杲堂一文,以此自娱。一札不已,至于再三,惶惶然,虑不副所请。”^[20]阎修龄再三向友人致书求索杲堂一文,可见对其人其文的推重。李鄴嗣作《阎再彭六十一寿序》,记述修龄与妻丁氏伉俪情深、眷西堂雅集盛况及修龄为寿特来索文之事。

三、仕新朝的诗文名家

以眷西堂雅集为中心,阎修龄主要是与来自大江南北,寓居山阳、扬州、金陵等地的遗民交游过从。在清初海内诗文名家中,出仕新朝,又与修龄保持交谊的,亦有数家。如毛奇龄,长期避仇,寓居淮上,受阎修龄庇护多年,与阎氏乔梓皆有交游。康熙十八年,毛奇龄应诏博学鸿词科,出仕新朝,但这无损其与阎氏交谊。早在康熙十年,毛奇龄避祸淮上时,曾与阎氏父子同游淮安城东程将军冢,毛氏《西河集》中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将军冢诗》^{[5]890},中有“阎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饮酒”^[21]之句。《西河集》中另有五言律诗两首,其中《集阎修龄若璩父子即席》一诗记述了雅集盛况,“东第邀群彦,西园集酒徒”^{[21]727},同题另一首诗更是用“宾朋王谢贵,父子庾徐贤”^{[21]727}来称赏列席的宾客和主持雅集的阎修龄乔梓。康熙二十五年,值修龄七十寿,时毛奇龄已北征入仕。阎若璩曾专程请人前往京师向毛奇龄索请和词十阙。所和词为此前修龄所作悼亡妻丁氏而填《兑阁遗徽》十阙。

《兑阁遗徽》为阎修龄所作悼亡词集。康熙十三年，丁氏卒，修龄赋《破坏词》，向陈维崧索和词。陈维崧以《念奴娇》和之，序记“淮阴阎再彭以《破坏词》索和，为缀此章”^{[22]304}。另和《兑阁遗徽》十阙，散见于《迦陵词全集》各卷，从词序中可知丁氏贤德温良，与修龄伉俪情深。丁氏卒后七年，修龄新纳小姬，同人好友恭贺，为作催妆之句，陈维崧也为修龄作《阎牛叟贯花词叙》^[23]宣扬此佳话，并有《菩萨蛮》催妆词一阙，中有“淮沽附书来，红绡和笑开”^{[22]190}句，可见陈维崧与阎修龄私交甚好。陈、阎两人的交谊应与望社成员陈台孙有所关联。陈台孙，字阶六、号越庵、山阳人，为陈维崧叔辈。康熙六年，两人在扬州相遇，陈维崧有诗《赠阶六叔》。陈台孙为仕清新贵，又入望社与遗民交游，曾为阎修龄和作《青溪怨》一阙。可见阎修龄与陈氏叔侄皆有交谊。

在阎修龄为数不多的存诗中，有六首与李河滨和诗。李河滨即李楷，字叔则、号河滨，陕西朝邑人。入清，中举人，官宝应知县，以个性刚直罢官后寓居扬州十余年，后归里。李楷成名早于“关中三李”，久居江南，尤其是在罢职寓居扬州期间，时至淮安，与望社诸子交游。曾参加望社重阳尊经阁登高社集，并为序记。与望社主盟阎修龄交谊更为深厚。康熙五年初夏，阎修龄偶然翻检十年前李楷的赠诗，感和五律三首，诗序记“丙午初夏偶简李叔则明府见赠之诗，今十年矣，感和之，用谏张琴川。时璩儿将归太原，因及之”^[6]。诗中有“与子论交古，同庚弟视予”之句，可知李楷与阎修龄同庚而略长，视修龄为弟。而至康熙十五年时，李楷已作古，修龄赋《丙辰予届六旬再和李河滨志感》，为五律三首，其中之一为：

耆龄无硕望，德薄愧如何。入世年空大，伤心事渐多。

冰弦前岁断，尘镜几时磨。恨少齐眉案，庄盆不忍歌^[6]。

既感慨自身处境的失意，也哀悼友人的早逝。后两首中有“既往人难没，常存痛有余”“每思前日事，莫忘故人诗”^[6]云云，得见修龄对李楷的追思和缅怀。

清初有“江左三大家”活跃于诗坛。其中钱谦益在降清后官礼部侍郎，龚鼎孳累官至礼部尚书，两人皆与阎修龄有所交往。作为仕清的贰臣，与遗民交游，在清初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存在。阎修龄的眷西堂雅集在山阳称为盛事，大江南北的文章宿老，往来过从，多有题眷西堂诗词以赠修龄，如施闰章即在其诗集中有五言古诗《赠阎牛叟》^[24]一首，彭孙通《松桂堂全集》中也有《题阎修龄淮上草堂》^[25]五律二首。

由阎若璩年谱中载“(阎修龄)又次为《改诗图》，则四十时也。有蒙叟、河滨诗，蒙叟诗不在卷中。”^{[5]552}可知阎修龄在顺治十四年有改诗之举，并作《自题改诗图》：

宗伯题诗远寄将，河滨赠什意苍凉。茅堂竟日拥书坐，自爱吟成仔细商^[6]。

宗伯即谓钱谦益，阎若璩年谱中又谓“蒙叟诗不在卷中”，想必有所故。另钱谦益有《寄淮上阎再彭眷西草堂诗》^{[5]591}一首。

龚鼎孳变节仕清后，宦海浮沉，对遗民志士多有庇护。久居京师，主持风会，赢得令誉。曾南下与寓居淮安的遗民万寿祺、范良、阎修龄等有交游。在其《定山堂诗集》卷十二有《寄题阎再彭眷西草堂》^[26]二首。康熙元年，阎若璩游京师时，龚鼎孳在京为官，颇为其延誉，此事在年谱中有载。

阎修龄以诗名著称，词集仅有《红鸥亭词》《兑阁遗徽》已佚，难见其词作风貌。今有《渔家傲》一阙，为悼广陵老儒李生二女事，载于《今词初集》《倚声初集》《国朝词综补》等词选本中。阎修龄擅填词，其子阎若璩年谱中记载了相关事迹：“阎修龄尤工花间草堂诸阙，旧刻有《青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时和者如云。”^{[5]551}可见牛叟词风应归入婉约一路。

与阎修龄交游过从的词人为数不多。除阳羨词人陈维崧外，以词称名又交游可考者，尚有李符、吴绮两人。

李符,字分虎、秀水人,与兄李良年同为浙西六子,有词集《未边词》。李符有《玉漏迟》一阙,序记“阎再彭置酒黄副使园”:

小春方半也。山亭栏槛,霜花残也。蒿酒如泉,携自眷西堂也。帘外一丸冷月,正今夕、十分圆也。风定也。除听新雁,别无声也。主人绝类逋仙。展疏影离离,萼梅图也。赋笔谁工,四座尽能诗也。客散清晖满袖,秉桦烛、不须烧也。俱醉也。骑马似乘船也。再彭自晋迁淮,故堂名眷西,是夕出萼梅图索题^[27]。

上阙描写眼前即景,春夜月明风定,阎修龄置酒黄副使园中,招游文人雅集;下阙写主人阎修龄如北宋林逋一般淡泊高逸的品格,携妻所作梅图向座客索题,诗词唱和,把酒言欢。此次雅集不仅可证李符参加过阎修龄主持的诗文酒会,更能充分地领略到阎修龄在雅集中发挥着社事祭酒的领袖作用。另外阎修龄曾将唐伯虎十美人卷及唐镜赠予红豆词人吴绮,在其《林蕙堂全集》中有《谢阎牛叟贻唐伯虎十美人卷及唐镜启》^[28],对此事有所载。

纵观阎修龄一生的交游,首先呈现出交游人数众多、交游对象广泛的特点。作为清初山阳望社主盟,阎修龄具备“精诗文、谙商贾、通仕宦”^{[2]110}的优越背景,为人慎检,淡泊高逸的品格赢得了遗民群从的推崇,以社事祭酒的身份操持维系成员众多的望社雅集。以眷西堂雅集为中心的交游,涵盖了来自大江南北,包括山阳、金陵、扬州、徐州,甚而远至秦晋、江西南都等地的遗民耆宿。其次,这些诗文名家的身份大致可归为三类,包括望社成员、未加入望社的明遗民以及出仕清朝的文人。阎修龄于明亡后弃诸生,成为遗民,失去了社会话语权。通过创建望社、交游雅集,扩大其在文坛的声名和影响,不仅可与遗民同声相和,抒发、纾解内心的黍离之悲和易代伤痛,同时促进了山阳与扬州、金陵等不同地域间遗民群从的文学交流,推动了清初山阳诗坛的繁荣,也成就了阎修龄在清初山阳诗坛的地位。尽管阎修龄的诗文词集已经散佚,但其在清初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王逢源,李宝泰.江都县续志:卷十二[M].清嘉庆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83.

[2]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李元庚.望社姓氏考[J].国粹学报(71).

[4]阮葵生.茶余客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8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6]丁晏,王锡祺.山阳诗征(卷十)[M].清光绪二十四年小方壶斋铅印本.

[7]杜首昌.绉秀园诗选[M]//清代诗文集汇编:11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91.

[8]姚奠中.山西历代诗人诗选[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321.

[9]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2279.

[10]卫哲治,等.(乾隆)淮安府志(卷二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7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74.

[11]金人瑞.沉吟楼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5.

-
- [12]邱象随. 西轩诗集(卷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12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3]鲁一同. 白耄山人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67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597.
- [14]阎尔梅, 王汝涛, 蔡生印. 白耄山人诗集编年注(卷六)[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470.
- [15]方文. 蠡山集(卷十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3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85.
- [16]魏禧著, 胡守仁, 姚品文校点. 魏叔子文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430.
- [17]王猷定. 四照堂集(卷十二)[M]//陶福履, 胡思敬. 豫章丛书:集部 11.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149.
- [18]孙枝蔚. 溉堂前集(卷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7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26.
- [19]王弘撰. 砥斋集(卷五)[M]//清代诗文集汇编:8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629.
- [20]李鄴嗣. 臬堂文钞(卷三)[M]//清代诗文集汇编:7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605.
- [21]毛奇龄. 西河集(卷 169)[M]//四库全书:集部 26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727.
- [22]陈维崧. 迦陵词全集(卷十九)[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72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3]冯乾. 清词序跋汇编(第一册)[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3:64.
- [24]施闰章. 施愚山先生学馀诗集(卷十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6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38.
- [25]彭孙通. 松桂堂全集(卷十)[M]//清代诗文集汇编:12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12.
- [26]龚鼎孳. 定山堂诗集(卷十二)[M]//清代诗文集汇编:5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419.
- [27]李符. 未边词(卷一)[M]//丛书集成续编:集部 160.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7.
- [28]吴绮. 林蕙堂全集[M]//四库全书:集部 253.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236.

注释:

1 笔者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小方壶斋铅印本, 道光七年丁晏原辑, 清河王锡祺重编《山阳诗征正编》卷十统计得阎修龄诗作为 32 首, 参照张兵《望社形成与诗文化活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6 期)中将《山阳诗征》所载阎修龄诗统计为 70 首, 两者数目相差较大, 存疑。